



以色列内外

אברהם וזקמ, כ

מנסע פקד שנת

אברהם וזקמ, כ

מנסע פקד שנת

《参考消息专辑》之二十七



2 016 3985 1

484401

以色列内外

主 编 张辛民

责任编辑 卓燕城



新华通讯社《参考消息》编辑部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编 者 的 话

中东是一个矛盾错综复杂、局势动荡多变的地区。在诸种矛盾和局势变化中，以色列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方面。我国的读者对以色列的了解常常是很不具体的，研究工作者往往也感到缺乏资料。这本专辑收集了西方人士和报刊、以色列人士和报刊所撰写和登载的材料共二十多篇，主要介绍以色列的由来、建国的法律文件、社会结构、风土人情、宗教、种族等基本情况，也有一些介绍以色列政府内外政策的文章。这些材料对于了解研究以色列的产生和赖以生存的基础，可能会有一些帮助。

由于这些文章作者的背景不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因此这些材料只能作为研究了解问题时的参考。

这本专辑中，有一部分材料曾在我们编印的内部刊物上刊登过，但大部分材料是首次译出的，而且全部材料均未在我国公开发表过。由于编者对以色列缺乏专门研究，编译方面都会有不少错误疏漏，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以色列的变迁·····	(美) 劳伦斯·迈耶 (1)
关于以色列建国和入籍的几个法律文件·····	(36)
以色列的宗教团体·····	(以) 兹维·韦尔布洛夫斯基 (42)
民间传统和风俗习惯·····	(以) 戴维·卡塔里瓦斯 (59)
以色列的“基布兹”——集体农庄·····	(美) 劳伦斯·迈耶 (84)
以色列的东方犹太人和西方犹太人·····	(美) 劳伦斯·迈耶 (99)
以色列中小学生中的吸毒问题·····	(以) 罗尼·埃谢尔 (117)
以色列经济学家谈以色列经济·····	(以) 《晚报》 (129)
以色列在动摇东西方的军事平衡·····	(日) 《钻石》周刊 (149)
军火交易使以色列免遭破产·····	(英) 麦基尔罗伊 (156)
以色列谋求打入世界军火市场·····	(美) 约翰·耶马 (160)
以色列是军火商·····	斯科菲尔德·科里尔 (164)
希蒙·佩雷斯的战略·····	(法) 《快报》周刊 (166)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以色列战略·····	(以) 奥迪尔·伊农 (169)
沙龙的“大以色列”计划·····	《未来》周刊 (178)
以色列和南非的关系·····	(英) 《星期日泰晤士报》 (183)
以色列试图修复同非洲的桥梁·····	乔尔·科恩 (194)
以色列同非洲国家的关系·····	(以) 什穆埃尔·谢盖夫 (197)
犹太人院外集团渗入大国内部·····	(印尼) 蒂娜·克里斯廷 (200)
欧洲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变化·····	(法) 多米尼克·穆瓦西 (202)
莎草行动——签署戴维营协议的前前后后·····	(以) 奥里·丹 (204)
附：以色列的政党及其政治主张·····	(273)

以色列的变迁

(美国) 劳伦斯·迈耶

【内容简介】 本文是《今日以色列》一书的序言。作者劳伦斯·迈耶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受过教育。为《华盛顿邮报》工作了十三年。他为了撰写《今日以色列》，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到以色列生活了两年，住在耶路撒冷。他曾学过希伯来语。这本书是作者同数百名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谈话和讨论，并且广泛地阅读了有关资料之后而写成的，可以说是作者对以色列生活的第一手观察材料。

他在文中介绍了以色列的自然地理状况以及自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犹太人从建立大卫王国直至今日的历史演变。文章还描写了早期的开拓者，一些年轻移民所过的艰苦、充满危险而耗竭精力的生活。

文章说，“犹太复国主义”最初是作为民族复兴，而不是宗教复兴运动兴起的。

以色列的根本意识形态是农民式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理想是拥有小小的农村定居点，过一种简朴的苦行僧式的生活。

“六·五”战争以后，历史上最受压迫的民族之一，犹太族突然扮演起统治着一个“附属民族”的强权帝国的角色。这场战争从心理上触发了以色列内部自我放纵的情绪，一种腐蚀以色列精神的骄傲。战争的结局超出了以前的一切希望，因此目标变得膨胀起来，精神风气也变了，以色列人养成了享乐主义习惯。

文章最后认为，在以色列的第四十年中，也同它自己造成的问题和它无能为力的问题进行斗争时，以色列还是一个拼命寻求它自己个性和特点的国家和民族。】

以色列北起俯瞰地中海东端的一个白色的岬角，从这里向北，一条

比较直的海岸线从土耳其往南，经过叙利亚和黎巴嫩西端与以色列相连，长四百英里。这个岬角过去的阿拉伯语名为恩库拉角（RAS—NQU RA），现在的希伯来语名为鲁什哈尼克拉（ROSH HANIQRA）。鲁什哈尼克拉略微向地中海凸出的部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唯一的天然分界线。海岸线从鲁什哈尼克拉继续向南，先后经过拿破仑当年试图征服而没有成功的唯一城市阿克、其工厂和炼油厂不断喷放烟与火的现代港口海法、有着许多用混凝土浇筑并经拉毛粉饰的建筑物的特拉维夫，直到特拉维夫正南的古老港口雅法。从鲁什哈尼克拉到雅法，海岸线总的来说是平直的。在特拉维夫以南大约二十英里，在《圣经》上有记载的阿什凯隆城附近，海岸开始向西拐，沿加沙沙漠，经而奈半岛北端然后越过尼罗河三角洲褐色的泥浆和沼泽，穿过北非，返回直布罗陀海峡。非力士人数千年前曾在加沙定居，犹太人后裔在西奈半岛的沙漠里漂泊了四十年。

在鲁什哈尼克拉以东，加利利南部，有肥沃的农田。在岬角的正南方，累累香蕉垂挂在树上。远处，一块块方形的农田里种着棉花、大豆和谷物。这些作物是靠精心建设的灌溉和喷灌系统生长的。在这个国家，哪里褐色的沙土显示出作物可能生长，哪里就装置了灌溉和喷灌系统。

鲁什哈尼克拉的北面是黎巴嫩。从鲁什哈尼克拉所能看到的黎巴嫩是凄凉和可怕的：遍布着鹅卵石和干枯草地的荒芜景象，灰蒙蒙的一片，同阳光交相辉映。再向东——以色列的北部边界是在内陆划分的，边界线错落不齐，先向南，转向东，再向北，然后再转向东——大小山峰变得一片青翠，使访问这里的人想起瑞士或香格里拉葱郁的风景。不过，所有这一切景象都在东部。从海岸这里看黎巴嫩，只有布满岩石的山丘和灌木丛，满目凄凉。

就在这个岬角的下面，地中海穿入一个青绿色的岩洞。这个岩洞是躲避夏季炎炎烈日的一个极好的地方。以色列人自豪地说，它比著名的卡普里岛的布卢格罗湾的景色还要宜人。从贝鲁特伸展出来的铁路曾经经过这个岩洞的洞边通往海法。而今，铁路仍然自北而南，然而却在以色列北部边界的这个地方突然停住了。在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的独立战争期间，以色列的工兵炸毁了这里的一座小桥。现在，一道用铁链制的栅栏挡住了铁路，不准火车进入隧道。过去，火车一向是在鲁什哈尼克拉下面行

驶。小桥已所剩无几，人们一看到它，马上就会想到以色列在邻国之间孑然孤立。

在鲁什哈尼克拉上面紧靠边界的地方，有一座单调的建筑物，上面涂着能起伪装作用的淡褐色和绿色。雷达架和雷达天线象电子树似的从建筑物里伸出来。停下来喝冷饮和照相的游客同以色列和联合国军的士兵擦肩而过。鲁什哈尼克拉对游客可能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它也是一个边界区，从技术上来说，以色列在独立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同所有邻国仍然处于交战状态，只有埃及除外。

这块弹丸之地就是现代以色列。它的疆土南至加沙地带，东至约旦裂谷。它是地球上争夺得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它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源地。而方的许多思想和文化都起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我们从对《圣经》和历史的研究中知道，希伯来人是四千年前，即在亚伯拉罕离开他在波斯湾附近的家园西行的时候，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的。从约旦延伸至地中海的迦南的这块地方都赐给了亚伯拉罕。（“上帝说：‘你举目向四周远望，东面南北，凡是你能看见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创世纪》第十三、十四。）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在迦南的平原和山地一直住到以色列的后裔被约瑟带到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了四百多年，之后，摩西和约书亚又把他们带回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此后就是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人经历的伟大的时代：公元前一〇一〇年左右击败非利士人，建立大卫王国，战胜杰布西特人，于公元前一〇〇六年征服耶路撒冷。在随后的二十五年中，大卫先后击败了安莫尼特人、阿拉米人、摩亚比特人、阿马莱基特人和埃多米特人——所有这些民族都已消失在历史中了，把他的帝国的疆土从红海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巩固了他的统治。大卫死于公元前九七三年。继承他的王位的是他最宠爱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在耶稣诞生前大约九百年建完了他父亲着手兴建的圣殿。对犹太人和基督教的历史来说，几乎没有一寸土地不具有某种意义。现代以色列国已成为世界三大宗教的宗教场所和圣地的保管者。在地中海盆地东部边沿的这一块小土地上，到处都有昔日进行战争或建立文明的遗迹。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埃及、巴比伦、亚述、希腊和罗马的军队，阿拉伯人、十字军、马穆鲁克人、土耳其人、英国人和犹太人，都曾经为控制这块地方而大动干戈。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小块

地方都不会被这样多的不同的军队和不同的文明如此长时间地争夺。

情况为什么会这样，答案不是一看就清楚的。这个国家很小，从东北最北端的迈图拉到最南端的埃拉特，以色列南北长只有二百六十五英里；从沿海平原到东端的内盖夫，东西最宽处只有四十五英里，而这个地带又都是干旱、沙质的土地。以色列的面积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的花园州新泽西，但又和新泽西州有所不同。以色列的土地只有百分之二十五适宜于耕种，其余的地方多半是多岩石的丘陵，树木在这些地方不得不见缝扎根。如不借助于灌溉，在这块土地上每年只能收获一次。以色列境内的土壤多岩石，呈褐色，而不是深黑色。在古代肯定生长着质地不佳的作物。水源不足，一年之中只有四、五个月有雨，因此，如果不付出艰苦的努力来修建地下水库，如果不用创新精神来发展极为尖端的灌溉系统，要搞现代农业是不可能的。以色列自然资源缺乏，除死海中储藏有碳酸钾之外，它既不产金银，也不产数量充分的其它任何有用的金属。虽然该地区石油储量丰富，但是，这里迄今还没有发现大量的石油。

以色列在古时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主要原因是它地跨亚非两洲主要陆路的中心位置。历史上，西方和中东的各大帝国都曾先后占领过这个地方：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他们穿过阿拉伯半岛，横扫北非——奥斯曼人，最后是英国人。在英国人看来，以色列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宝地：西面可以防卫和保护苏伊士运河，东面可以防卫和保护印度，这后一点也许更为重要。

从大约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到公元七世纪阿拉伯穆斯林军队征服以色列，犹太人一直作为以色列的统治民族生活在这个国家，从来间断。到公元七世纪，在数次战争和被征服中被赶出以色列的犹太人在现今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国、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土耳其、埃及、希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等地建立了若干犹太人定居点。一〇九九年，十字军攻入耶路撒冷，犹太人和阿拉伯穆斯林保卫者并肩战斗，许多人惨遭屠杀。尽管十字军进行征服，但是，从以色列的后裔于公元前一一八〇年（即在非利士人于犹太人到来之前占领这一地区之后）从埃及重返家园直至目前的三千多年中，巴勒斯坦（罗马人对以色列的称呼）一直有犹太人居住，人数不管多少，但从未间断。

犹太人从巴勒斯坦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一一八七年，穆斯林征服

者萨拉丁把十字军赶出耶路撒冷，至一二九一年，马穆鲁克人已把他们全部赶出巴勒斯坦。马穆鲁克人都是穆斯林，来自格鲁吉亚和高加索贫困的农民家庭，是被当作奴隶买来的。他们被带到埃及，并在那里把他们培养成一个特殊的军事阶层。在巴勒斯坦，马穆鲁克人不时地鼓励犹太人建立定居点。当时，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从一个国家流浪到另一个国家的犹太人试图在巴勒斯坦找到避难之所。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土耳其人于一五一七年击败马穆鲁克人并把巴勒斯坦并入奥斯曼帝国。此后，犹太人便继续从巴勒斯坦迁进迁出。

土耳其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持续了四百年。衰败和漫不经心是在一连串腐败统治者的压榨下呻吟的这个腐朽和垂死的帝国的特点。在此斯间的最后一百年中，巴勒斯坦也深受这种衰败和懈怠之害。土耳其占领者使这块土地变成了光秃秃的一片。已经受到伤害的环境荒废掉了。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曾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穿越巴勒斯坦。他写道，那里的景象是“满目荒凉”。若干年之后，马克·吐温作了一次类似的旅行。他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

“那里所有的土地一片荒凉，令人为之黯然。我想，巴勒斯坦的情况一定是最严重的。那里山地荒芜，色调黯淡，形状索然寡味。而谷地则是一些不令人悦目的沙漠。沙漠的边上生长着一些发蔫的植物，它们显得悲惨和沮丧……条条轮廓分明，而貌迥然。这里没有前途——前途在这里是没有魅力的。这是一个没有希望、没有欢乐，令人心碎的地方。”

马克·吐温一百年前所描述的巴勒斯坦同我们站在鲁什哈尼克拉的高处所能俯视到的以色列大相径庭。沿海平原如今四季长着绿油油的庄稼。这是一个狭长地带，宽不到十或十五英里。昔日的光山秃岭已经重新植上了树。由于灌溉，使得有可能大量种植柑桔。海滨平原的公路两侧，现在满是柑桔、柠檬和柚子林，绵延数英里。马克·吐温曾经见过的一些广为人知的陆界标如今已无处寻觅。这些界标自中古时代以来一直标在圣地的地图上。胡拉湖已不复存在。在那里，火山灰烬曾经阻断约旦河河水，形成了一个小湖和延伸到胡拉谷地那一边的污浊的沼泽。犹太居民通过营造接树林和大规模修筑梯田，已把昔日的胡拉湖和沼泽变成了星罗棋布的茂盛的耕地。约旦河本身已被以色列和约旦改道。约旦河曾流经地球表面的大裂谷，那就是从金纳雷特湖(加利利海)至死海的

约旦裂谷。死海正在慢慢地干涸。沙漠之井贝尔谢巴现在已发展成为一座拥有十多万人口的城市。亚伯拉罕曾在那里发誓不同亚比米勒争斗。

现代工农业技术加上四代人的勤奋和心血，已把马克·吐温昔日看到的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沐浴着阳光的天府之国，忠实地重新创造了三千多年前显示在摩西西前的奶和蜜之多。

然而，一千多年来，犹太人就象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一样生活。他们先后被巴比伦人、罗马人、十字军和穆斯林赶走，几乎在世界每一个地方，在有人类文明的每一个大陆定居。不过，他们多半都定居在欧洲，其中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定居在欧洲东部，即波兰、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按照犹太人古老的传统，他们学习《摩西五经》（《圣经·旧约全书》前五篇）和《摩西五经》的希伯来文译本《犹太教法典》。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文化，并且遵循着自己宗教的清规戒律。有时他们活下来了，但是他们未繁荣昌盛。在各种压制性法律的束缚下，犹太人生活在欧洲社会的主流之外。在某些国家，他们只许呆在精心划定的犹太人居住区、城镇和地域之内，不准他们从事某些职业，常常禁止他们拥有土地。

然后，在十九世纪初，一股新的要求自决和尊重人权的浪潮席卷欧洲。犹太人逐渐摆脱了曾使他们分离的种种限制。英国和西欧相继废除了种族歧视法，为犹太人打开了新的机会之门，尽管原有的偏见消失得更慢一些。

尽管犹太人赢得了这些好处，但是，在这表层的下而，反犹情绪仍在郁积。一位德国知识分子在一八七九年写道，“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幸。”犹太人曾在德国享有许多自由和成功的机会，反犹运动在那里也时有发生。不过，这些运动也并非都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声名狼籍的大杂烩。一些运动根据德国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提出的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理由，发出了激励人心的呼吁。

一八九四年，在法国，正当对阿尔弗雷德·德雷菲斯上尉进行审讯的时候，暴民走上巴黎街头，高喊“犹太人该死”的口号。

在俄国的乡村，犹太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在仍然歧视他们的法律 and 传统下谋生。每当沙皇政府需要一个替罪羊来缓和不利子这个越来越实行镇压政策的政权的日益紧张的局面时，犹太人就不时地在政府批

准的集体迫害行动中遭到殴打和屠杀。一八八二年，俄国政府制定了强迫所有犹太人从较小城镇和乡村迁往新定居点内较大城镇的法令。新定居点一般都在允许犹太人居住的俄国西部的一个地区。俄国的犹太人不断遭到镇压，终日提心吊胆，常常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都怀有返回他们祖先的家园的梦想。偶尔有一两个穷犹太人得以迁回巴勒斯坦，实现他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学习《摩西五经》和死去的愿望。

到十九世纪中叶，欧洲的犹太人也开始受到压力。随着现代国家的兴起，犹太人从前作为商人和放债者所起的作用也开始过时了。随着本国信奉基督教的企业家阶层的发展和他们急于接替异国犹太人所起的作用，对犹太人的经常存在的敌视情绪增长了。

一八八二年，俄国犹太裔医生利奥·平斯克在其所著《自身解放》中说，犹太人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能消除反犹情绪。太约在同一时期，在俄国城市哈尔科夫，一伙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犹太人爱好者组织。类似的组织在俄国和波兰的其它城镇也相继成立。从一八八二年至一九〇三年，大约有二、三万犹太人从东欧移居巴勒斯坦。大多数人都离开了，因为觉得工作太难做，无法适应艰苦的生活条件，并且受到疟疾和其它疾病的折磨。其中的一些人又漂泊回到俄国和波兰，还有一些人则去了北美洲，去了美国 and 加拿大。

一个已被同化的维也纳犹太人被在巴黎审判德雷菲斯一案期间所揭露出来的反犹行径所震动，他着迷似地研究起重返家园和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的问题来了。如果不是因为他，重返家园和建立犹太国的主张也许至今仍不过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这个温立尔雅的犹太记者于一八九六年发表了《犹太国》一书。当时他并不知道平斯克已经在研究同一个问题，并得出了与他相同的结论。在特奥多尔·黑尔茨身上，犹太复国主义已找到了自己的摩西。

黑尔茨在研究犹太人在新兴世界中的地位时从这样一个前揭出发：“我们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他写道，犹太人曾经设法要融合到他们所生活的那些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去，只保留他们的宗教。

“可是，不准我们这样做。我们这些忠诚的爱国者白费了力气，我们的忠诚在某些地方走到了极端；我们象其他公民一样牺牲了生命和财产，但是白费了；我们努力要在科学艺术方面提高我们所在国的威望，

或者通过贸易和经商来增加它的财富，但是，也是白费了。在我们已生活了数百年的国家，我们仍然被轻蔑地看作异乡人，这些轻视犹太人的，他们的祖先常常是还没有在那个国家定居下来的，而犹太人却已经有了不幸的经历……因此，对我们来说，做忠诚的爱国者，正如被迫移居他乡的胡格诺派教徒一样，是毫无益处了。要是让我们和平地生活，那有多好啊。但是，我想，不会让我们生活在和平中。”

黑尔茨提出的解除犹太人困境的办法很简单，实在太简单了，那就是：重建犹太国。黑尔茨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抱负，他想：

“在上帝赐给以色列的土地上，我们最终也许会长鹰钩鼻子、黑胡子和红胡子、罗圈腿，但是，不会因此而受到鄙视……在那里，我们终会象自由人那样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在那里，‘犹太人’这个带有轻蔑性的称呼也许会变成象德意志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一样的体而称号；总之，象所有的文明人一样。”

黑尔茨在发表了《犹太国》一书后，还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他把他的生命和为数不多的财产都奉献给了建立犹太国的事业。黑尔茨于一九〇四年逝世，事年仅四十四岁。在他逝世的时候，他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仍和他撰写提出这一主张的第一本小册子时一样遥远，只有他提出的下述主张一直激励着千千万万的犹太人，尤其是东欧犹太人的心：

“我们不会再走建文一个低级的国家的老路，我们要向上发展建文一个高级的国家。我们不会再住在泥屋里，我们要建造更漂亮的、现代化的新房子，并且稳稳当当地占有它们。”

犹太复国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也不同于当代的其它意识形态，它并不是一种全而的世界观。黑尔茨并没有试图去做马克思作过的事。在他的著作中，他除了对犹太人的文明作了阐述之外，对其它任何文明都没有作解释。他所做的是对反犹的起因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消除反犹情绪的办法，在很大程度上象平斯克在他之前所做的那样。黑尔茨和马克思不同，他也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积极地为实施他小册子中提出的纲领而奋斗。

作为一项纲领，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在政治上是要解放和复兴犹太民族，而不是要恢复犹太宗教。黑尔茨关心的是怎样保存犹太人，而不是犹太教实体。犹太复国主义所贯注的是民族主义，而不是宗教。这引起了极端宗教派的犹太领导人的敌视和反对。在这个迅速变化着的世界

上，这些人只要能生活在一个理智和文化上的一潭死水之中就心满意足了。对于他们身边的新的思想和新的潮流他们是不闻不问的。他们只管说一些老掉了牙的话，对于他们来说，这些话已经把犹太人应付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智慧与知识概括无遗了。这种着重于民族主义的思想使黑尔茨及其追随者们与那些主张吸收和同化的犹太人发生了冲突。这些吸收和同化派的犹太人在宗教上愿意做犹太人，但是在民族方面，他们则愿意把自己看作是真正的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

黑尔茨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犹太人国家的地点，不如说是犹太人国家的建立。在《犹太国》一书中，他的想法是把巴勒斯坦或者阿根廷作为犹太人的家园。对黑尔茨来说，建立犹太国的地点是什么地方方便就在什么地方。他认为，只要有地方，犹太家园建在哪儿都行。当然，他也承认，那些将要定居下来的犹太人的愿望是最关紧要的。一九〇三年，他向犹太复国运动提出了英国政府的在乌干达建立一个犹太殖民地的建议，从而引起了一次轩然大波。平斯克积极反对返回巴勒斯坦。他写道：“首先，我们不应该梦想复兴古代的犹地亚。”

我们决不能与我们的政治生命过去曾经被中断和破灭的那个地方恢复联系。我们的问题如果终于有一天要得到解决的话，那末，我们就应当使这个问题适可而止。不过，这的确很困难。我们的努力目标不是要得到那块“圣地”，而是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

平斯克谈的是一个酝酿着深远后果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当时还认识不到。平斯克和后来的黑尔茨所关心的，是为犹太人建立一个避难所——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以使犹太人能够过正常的生活，安居乐业。黑尔茨和平斯克都没有要求对一个家园或一块特定的土地拥有任何神圣的或历史的权利。黑尔茨非常愿意选择巴勒斯坦的土地——他知道这块土地对犹太人有吸引力——但他并未坚持。然而，后来的事态表明，除了巴勒斯坦以外，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行。响应黑尔茨的号召而集合到一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尤其是来自东欧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只看中巴勒斯坦。因此，到底是建立一个避难所——一块“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还是返回古老的家园，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的问题并没有出现。这二者都可以成为犹太人的国家。但是，问题实际

上仍旧没有解决，每隔一个时候，就会重新出现。犹太复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国家的目的何在？他们是否只不过是想要在这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建立一个避难所？还是要恢复他们昔日的光辉灿烂的故国？最确切的答案是：他们二者都要。但是，非此即彼，二者只能择其一。究竟先要哪一个，是一个避难所还是一个以色列国？

即使在已经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来了的以色列，每当讨论到民族目的的时候，这仍然会出现。

但是，对犹太复国运动来说，由于黑尔茨的乌干达建议已经被拒绝，他本人又已经在一九〇四年去世，这个问题就算暂时解决了。黑尔茨的去世对犹太复国运动是个打击，但不是致命的打击。他把犹太复国运动推到了引人注目的新高峰，但他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唯一的先知。在他的那本小册子问世以前，这个运动就已经实际存在，只不过是没有什么组织罢了。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向往着一个新的理想：

在现代的世界上，犹太人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他们响应了一批犹太诗人和先知——平斯克、摩西·赫斯、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阿哈德·哈阿姆（阿舍·金斯伯格）和A·D·戈登——提出的号召。

俄国犹太裔作家和哲学家戈登对于曾经吸引过黑尔茨和平斯克的同一种病的不同症状很是关怀。

戈登承认，犹太人不是一个正常的民族。多年的流浪、受迫害和受剥削压迫使他们发生了变化。他说，如果犹太人想再次成为一个自然的民族而不想成为一个人数日益减少的（和行将消灭的）宗教群体的话，他们就必须重新学习正常民族的技能和重新发展他们的文化。

这样一个完全脱离了自然、两千年来一直与世隔绝、除了劳动生活之外习惯于各种生活方式的民族，如果不拿出自己全部的意志力量来使自己再次成为一个充满生气的、自然的劳动民族的话，他们是不能够变成这样的民族的。我们缺少基本的要素；我们缺少劳动，而只有通过劳动，一个民族才能在他们的土地和文化中扎下根。

在戈登看来，要想创立犹太文化和使犹太民族恢复活力，劳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一个充满生气的民族，它的太多数人总是以劳动为第二天性的。而

我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我们轻视劳动。甚至在我们的工人当中，有一部分人之所以要劳动，是由于不得不如此。他们老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脱离劳动而过上“好生活”。我们决不要欺骗自己。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在这方面是多么不正常。劳动与我们的精神，不仅对我们个人的生活而且对我们民族的生活是怎样格格不入。有这样一句希伯来话，它充分体现了我们的特点：“当以色列在按照上帝的意旨办事的时候，这些事也是通过别人的手来做的。”这句话把我们说透了。这对于我们不仅仅是一句话。这种情感，不管我们认识到了没有，已经成了思想意识上的下意识态度，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

戈登所说的话和他的榜样不是没有起作用。他已经成为“青年工人”的倡导者。“青年工人”是开始了回到巴勒斯坦的长途旅程的年轻的犹太新移民中间涌现出来的许多组织之一。他们坚决认为，犹太人应该把这件事担当起来。他们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阿拉伯人有偏见，也不是因为他们想歧视阿拉伯人，而是因为他们有一种真诚的愿望要从劳动中得到精神上和物质上的益处。但是，这个方针不是没有遭到反对，甚至在巴勒斯坦的人数日益增多的犹太人当中。在这以前，十九世纪末留下来的犹太移民，或者至少是一直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认为，雇用和监督阿拉伯人去劳动要更加轻便而且更加有利可图。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和实际的原因（他们总得吃饭呀），二十世纪初期开始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青年竭力主张把需要做的工作交给他们去做。

这些年轻的移民过着很艰苦朴素的生活。他们不贪图舒适和享受，不希求奢侈品。不管怎样，奢侈品是短缺的。他们把一句简单的口号作为他们的座右铭。这句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口号是：“我们是来建设这块土地的，我们也将得到这块土地的哺养。”

早期开拓者的生活是危险而耗竭精力的。他们受到怀有敌意的贝都印人的袭击，要受自然条件的支配，传染疟疾病菌的蚊虫吸他们的血。一位最早的移民许多年以后对他的伙伴们所经受的艰苦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是一块非常荒凉的土地。只有一小部分土地通合种植农作物。与其他定居点不在一起，而且离县城加沙很远。冬天，要想坐一辆马车到那里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干涸的河道这时都涨满了水，周围一片荒凉。他们开始给自己和牲口盖起一间大棚子，但

是，由于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搞鬼，向政府报告他们在修建一座兵工厂，他们没有能够完成他们的大棚于。那里没有树木，没有房子，也没有水井，这些可怜的理想主义者只好饮用池塘里的死水……他们做事考虑周密，但可惜没有技术。虽然起初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疾病、不幸和缺少东西妨碍了他们。他们没有充足的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土地。一旦有幸把种子播种在地里时，他们的不怀好意的邻居却把马和牛赶到地里去把庄稼毁掉了。他们所收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有技术的种田人雇不到，前途暗淡。然而，这些空想家们并没有灰心，因为他们既不想发财也不想享福。尽管他们要求不高，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看到事情太难办，干脆走掉了。一些估计数字显示，走掉的人数占移民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那些留下来的人常常是被一种使人忘掉艰苦的远景所鼓舞。另一位开拓者写道：“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当我的朋友和我聚集在我们的石头小屋里的時候，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如此的满足。”

这个定居点当时正处在一个从荒野过渡到所谓的殖民地的阶段……我们以前都是城市居民，过惯了城市生活，迁居到一个荒凉的地方使我们感受到的变化之大超过了我们所经受的一切艰苦。确是这样——我们在为我们的兄弟们建立一个社会结构，这个理想是千秋万代永不消逝的。我们也在建设一些房屋，我们希望这些房屋至少可以供我们渡过荒野中生活的岁月。就是这样一个理想给了我们巨大的力量，使我们去继续我们已经动手的工作。正是这种无私的、根底深厚的理想和对这块土地的热爱激发了我的朋友们要求完成这项计划的愿望。

按照跟随里尔茨的先驱们的哲学，犹太复国主义的目的是：把犹太人重新组织起来，把他们改造成一代新的犹太人，也就是说，要使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皮肤苍白的东欧城市居民变成一个身强力壮、勇往直前、皮肤黝黑的在大地上辛勤劳动的人。

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说：“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质是一切革命运动。”

你很难找到一场比犹太复国主义对希伯来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的革命。这不仅是一场改变政治与经济结构的革命，而且是一场改变本民族成员个人生活的基础的革命……这是对持续了许

多世纪的传统反叛，这种传统是实际上过着流亡的生活而在理论上却一筹莫展地渴望着新生。我们在故土上重新建设和创造，而不是在流亡中漂泊。我们要的是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并且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民族，而不做一个依靠别人的民族，一个听任多数人宰割的少数。我们要的是劳动人民在自己的家园的土地上独立地生活，而不要过中间人的腐败的生活，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在俄国和整个欧洲，行将灭亡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苦难，工业革命的种种弊端，加上启蒙运动的乐观主义，产生了许多提倡社会主义和改革的思想。俄国和波兰的犹太青年，其中有许多人遭受过一九〇五年的流产革命的痛苦。他们首途前往巴勒斯坦，他们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但是他们是犹太工人。尽管他们遭到其他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一部分人也是犹太人）的挖苦，这些流亡者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可以融合成一种完满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成为他们正在建设的新社会的理论基础。这种新社会是以犹太人的劳动、平等和社会正义的原则为基础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结果不仅将是犹太人的新生，而且将是创立一个为人类树立榜样的社会。因此，这个新社会将要实现《圣经》上的预言：以色列会成为“一盏照亮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明灯”。

犹太复国主义工人党党员纳赫曼·西尔金写道：“如果犹太国将成为事实的话，”

这个国家里而决不会有与现代生活冲突的种种矛盾。这个犹太国必须时刻不忘正义和社会思想财富的理想，如果它想要对现代人有吸引力的话。这个国家在打下社会的和科学的基础以后，必须随之以现代技术的成就。如果犹太国要成为一个国家的话，它必须是社会主义的。如果犹太复国主义想成为所有的犹太人——其中包括工人、无产阶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犹太理论家——的理想的话，它就必须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

但是，犹太复国主义并非是铁板一块的运动。以一支主要力量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劳动党站在左边；一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经常与犹太复国主义劳动党站在一边的犹太资产阶级站在中间。这个运动当中还有少数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者则站在右边。在泽埃夫·扎博京斯基（他是一位性烈如火的演说家，有点儿浪漫）的领